



喻世明言

醒世

通言

恒言

(明) 冯梦龙 编著

中华大字版

·文化经典

高等教育出版社



醒世恒通言
警世喻世明言

明·冯梦龙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 醒世恒言 / (明) 冯梦龙编著.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6 (中华大字版·文化经典)

ISBN 978-7-04-031825-8

I. ①喻… II. ①冯… III. ①话本小说—小说集—中国—明代 IV. ①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4541号

爱读者

出品

中华大字版·文化经典

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 醒世恒言

编 著 (明) 冯梦龙

策划编辑 龙 杰

责任编辑 李黎阳

封面设计 刘 畅

排版制作 王江妹 覃小燕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48

字 数 442 000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 政 编 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威远印刷厂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http://www.landraco.com.cn>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31825-00

前

言

明朝后期，反封建礼教的思潮日趋高涨，逾越礼制、张扬个性成了那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这种世风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文学创作领域，于是描写五光十色的市井生活及人情世态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便横空出世了。“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荟萃了宋、元、明三代流行于民间的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的精华，代表了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

“三言”的编著者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公鱼、子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吴下词奴、姑苏词奴、前周柱史。冯梦龙出身于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其兄梦桂擅长作画，其弟梦熊擅长写诗，兄弟三人被称为“吴下三冯”，可谓名噪一时。

和封建时代的大多数文人一样，冯梦龙也曾经努力地读经诵史，一心想考取功名，报效君王，无奈屡试不第，自十三岁考中秀才后，直到五十七岁才补为贡生，六十岁时才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做了知县。虽然任职期间政绩斐然，但此时他已年过花甲，对很多事情已经力不从心了，于是他在做了四年知县后便告老还乡，结束了企盼一生却又无比短暂的为官生涯。

尽管科举之路艰辛坎坷，冯梦龙未能显达于仕途，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优秀的文学家。他一直致力于小说、戏曲、民歌等通俗文学作品的搜集、研究、整理、创作，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他编著了《墨憨斋定本传奇》，搜集刊发了《挂枝儿》、《山歌》等民歌集，增补了长篇小说《三遂平妖传》，改作了《新列国志》，编撰了笔记小品《智囊》、《古今谈概》、《情史》等，为我国的文化宝库留下了一大批不朽的珍宝。而这些珍宝中，最为夺目耀眼的，当属“三言”。

“三言”刊行于明代天启年间，由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编辑而成。作者或多或少地对原作品作了增删和润饰，

前言

有的作品则是作者根据文言笔记、传奇小说、历史故事等再创作而成。因此，“三言”可以看做是古代文人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从整理加工到独立创作白话短篇小说的开始。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三言”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故事完整且精妙绝伦，情节曲折且细节丰富，人物刻画细腻、入木三分，语言生动流畅。作品或讲人世间的恩怨纠葛，或讲男女间的婚恋故事，或讲官场中的尔虞我诈。其中有对爱情和友谊的赞颂，也有对忘恩负义、不忠不孝等行为的痛斥；有对正直清官的赞扬，也有对贪官污吏的批判；有对现实世界的述说，亦不乏对神鬼之事的描绘。总之，冯梦龙以最通俗的语言，从各角度讲述了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

以婚恋为主题的作品是“三言”中不可不提的亮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崔待诏生死冤家》、《唐解元一笑姻缘》、《张舜美灯宵得丽女》等是其中的代表。作者通过一则则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迫害，辛辣地讽刺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

冯梦龙曾在《情史·序》中写道：“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他强调尊重人的感情和价值，鼓励人们冲破封建的道德准则和婚姻观念去追求美好的爱情。同时，他仍要求作品“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以求“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

如今，虽然冯梦龙已经留我们远去了，但他为我们留下的艺术珍宝却注定在辉煌的中国文学史上绽放永恒的光芒。编者希望读者们在阅读“三言”时，能够感受到这份不朽。

喻世明言

卷一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二

卷二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四三

卷三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六八

卷四

赵伯昇茶肆遇仁宗 八五

卷五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九八

卷六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一一一

卷七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一二二

卷八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一四一

卷九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一四八

卷十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一六二

卷十一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一七四

卷十二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一八六

警世通言

卷一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二一六

卷二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二二九

卷三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二四一

卷四

崔待诏生死冤家 二五六

卷五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二七二

卷六

钱舍人题诗燕子楼 二九〇

卷七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 三〇〇

卷八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 三二一

卷九	桂员外途穷忏悔 三四四	卷五	苏小妹三难新郎 五八三
卷十	唐解元一笑姻缘 三六九	卷六	佛印师四调琴娘 六〇〇
卷十一	假神仙大闹华光庙 三八一	卷七	隋炀帝逸游召谴 六一一
卷十二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三九一	卷八	卢太学诗酒傲公侯 六二七
卷十三	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四二四	卷九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六六二
卷十四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四三六	卷十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六九四
醒世恒言		卷十一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七一二
卷一	卖油郎独占花魁 四五八	卷十二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 七四七
卷二	灌园叟晚逢仙女 五〇三		
卷三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五二九		
卷四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五五四		

喻世明言

(明)

冯梦龙

编著

卷一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仕至千钟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游戏。

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

说起那四字中，总到不得那“色”字厉害。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去，丧魄销魂。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看官，则今日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

话中单表一人，姓蒋名德，小字兴哥，乃湖广襄阳

府枣阳县人氏。父亲叫做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因为丧了妻房罗氏，止遗下这兴哥，年方九岁，别无男女。这蒋世泽割舍不下，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计，无可奈何，只得带那九岁的孩子同行做伴，就教他学些乖巧。这孩子虽则年小，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行步端庄，言辞敏捷。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人人唤做粉孩儿，个个羡他无价宝。蒋世泽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说他是嫡亲儿子，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到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店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这蒋世泽做客，起头也还是丈人罗公领他走起的。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几年不曾走动。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那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好生牵挂。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问知是罗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辈了，那一个不欢喜。

闲话休提。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走了几遍，学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会，父亲也喜不自胜。何期到一十七岁上，父亲一病身亡，且喜刚在家中，还不做客途之鬼。兴哥哭了一场，免不得揩干泪眼，整理大事。殡殓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说。七七四十九日内，内外宗亲，都来吊孝。

本县有个王公，正是兴哥的新岳丈，也来上门祭奠，少不得蒋门亲戚陪侍叙话。中间说起兴哥少年老成，这般

大事，亏他独力支持，因话随话间，就有人撺掇道：“王老亲翁，如今令爱也长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妇做伴，也好过日。”王公未肯应承，当日相别去了。众亲戚等安葬事毕，又去撺掇兴哥，兴哥初时也不肯，却被撺掇了几番，自想孤身无伴，只得应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说，王公只是推辞，说道：“我家也要备些薄薄妆奁，一时如何来得？况且孝未期年，于礼有碍，便要成亲，且待小祥之后再议。”媒人回话，兴哥见他说得正理，也不相强。

光阴如箭，不觉周年已到。兴哥祭过了父亲灵位，换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说，方才依允。不隔几日，六礼完备，娶了新妇进门。有《西江月》为证：

孝幕翻成红幕，色衣换去麻衣。画楼结彩烛
光辉，合卺花筵齐备。

那羨妆奁富盛，难求丽色娇妻。今宵云雨足
欢娱，来日人称恭喜。

说这新妇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唤做三大儿；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唤做三巧儿。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都是出色标致的。枣阳县中，人人称羨，造出四句口号，道是：“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有人娶着他，胜似为驸马。”常言道：“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户人家，单拣门户相当，或是贪他嫁资丰厚，不分皂白，定了亲事。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十亲九眷面前，出来相见，做公婆的好没意思。

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若是一般见识的，便要反目；若是顾惜体面，让他一两遍，他就做大起来。有此数般不妙，所以蒋世泽闻知主公惯生得好女儿，从小便送过财礼，定下他幼女与儿子为婚。今日娶过门来，果然娇姿艳质，说起来，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正是：

吴宫西子不如，楚国南威难赛。若比水月观音，一样烧香礼拜。

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分明是一对玉人，良工琢就，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三朝之后，依先换了些浅色衣服，只推制中，不与外事，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朝暮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做伴。自古苦日难熬，欢时易过，暑往寒来，早已孝服完满，起灵除孝，不在话下。

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如今担阁三年有馀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不曾取得。夜间与浑家商议，欲要去走一遭。浑家初时也答应道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兴哥也自割舍不得，两下凄惨一场，又丢了。如此已非一次。光阴荏苒，不觉又挨过了二年。那时兴哥决意要行，瞒过了浑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拣了个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对浑家说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如今

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浑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问道：“丈夫此去几时可回？”兴哥道：“我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宁可第二遍多去几时罢了。”浑家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说罢，泪下如雨。兴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觉自己眼泪也挂下来。两下里怨离惜别，分外恩情，一言难尽。到第五日，夫妇两个啼啼哭哭，说了一夜的说话，索性不睡了。五更时分，兴哥便起身收拾，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都交付与浑家收管。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帐目底本及随身衣服、铺陈之类，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事，都装叠得停当。原有两房家人，只带一个后生些的去，留一个老成的在家，听浑家使唤，买办日用。两个婆娘，专管厨下。又有两个丫头，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专在楼中伏侍，不许远离。分付停当了，对浑家说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轻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门前窥瞰，招风揽火。”浑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两下掩泪而别。正是：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兴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浑家，整日的不瞅不睬。不一日，到了广东地方，下了客店。这伙旧时相识，都来会面，兴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风，一连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闲。兴哥在家时，原是淘虚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劳碌，到此未免饮食不节，得了个疟疾，一夏不好，秋

间转成水痢。每日请医切脉，服药调治，直延到秋尽，方得安痊，把买卖都担搁了，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为蝇头微利，抛却鸳鸯良缘。

兴哥虽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头放慢了。

不题兴哥做客之事。且说这里浑家王三巧儿，自从那日丈夫分付了，果然数月之内，目不窥户，足不下楼。光阴似箭，不觉残年将尽，家家户户，闹轰轰的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欢喜子。三巧儿触景伤情，思想丈夫，这一夜好生凄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诗，道是：

腊尽愁难尽，春归人未归。朝来嗔寂寞，不肯试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个岁朝。晴云、煖雪两个丫头，一力劝主母在前楼去看看街坊景象。原来蒋家住宅前后通连的两带楼房，第一带临着大街，第二带方做卧室，三巧儿常只在第二带中坐卧。这一日被丫头们撺掇不过，只得从边厢里走过前楼，分付推开窗子，把帘儿放下，三口儿在帘内观看。这日街坊上好不闹杂！三巧儿道：“多少东行西走的人，偏没个卖卦先生在内。若有时，唤他来卜问官人消息也好。”晴云道：“今日是岁朝，人人要闲耍的，那个出来卖卦？”煖雪叫道：“娘，限在我两个身上，五日内包唤一个来占卦便了。”

到初四日早饭过后，煖雪下楼小解，忽听得街上咚咚

的敲响。响的这件东西，唤做“报君知”，是瞎子卖卦的行头。暖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检了裤腰，跑出门外，叫住了瞎先生。拨转脚头，一口气跑上楼来，报知主母。三巧儿分付，唤在楼下坐启内坐着，讨他课钱。通陈过了，走下楼梯，听他剖断。那瞎先生占成一卦，问是何用。那时厨下两个婆娘，听得热闹，也都跑将来了，替主母传语道：“这卦是问行人的。”瞎先生道：“可是妻问夫么？”婆娘道：“正是。”先生道：“青龙治世，财爻发动。若是妻问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风波一点无。青龙属木，木旺于春，立春前后，已动身了。月尽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财采。”三巧儿叫买办的，把三分银子打发他去，欢天喜地，上楼去了。真所谓“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大凡人不做指望，到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痴心妄想，时刻难过。三巧儿只为信了卖卦先生之语，一心只想丈夫回来，从此时常走向前楼，在帘内东张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树抽芽，不见些儿动静。三巧儿思想丈夫临行之约，愈加心慌，一日几遍，向外探望。也是合当有事，遇着这个俊俏后生。正是：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这个俊俏后生是谁？原来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县人氏，姓陈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后来改口呼为大郎。年方二十四岁，且是生得一表人物，虽胜不得宋玉、潘



安，也不在两人之下。这大郎也是父母双亡，凑了二三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余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他下处自在城外，偶然这日进城来，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铺中问个家信。那典铺正在蒋家对门，因此经过。你道怎生打扮？头上带一顶苏样的百柱踪帽，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又恰好与蒋兴哥平昔穿着相像。三巧儿远远瞧见，只道是他丈夫回了，揭开帘子，定睛而看。陈大郎抬头，望见楼上一个年少的美妇人，目不转睛的，只道心上欢喜了他，也对着楼上丢个眼色。谁知两个都错认了。三巧儿见不是丈夫，羞得两颊通红，忙忙把窗儿拽转，跑在后楼，靠着床沿上坐地，兀自心头突突的跳一个不住。谁知陈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妇人眼光摄上去了。回到下处，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肚里想道：“家中妻子，虽是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一半！欲待通个情款，争奈无门可入。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叹了几口气，忽然想起大市街东巷，有个卖珠子的薛婆，曾与他做过交易。这婆子能言快语，况且日逐串街走巷，那一家不认得，须是与他商议，定有道理。

这一夜番来覆去，勉强过了。次日起个清早，只推有事，讨些凉水梳洗，取了一百两银子，两大锭金子，急急的跑进城来。这叫做：欲求生受用，须下死工夫。陈大郎进城，一径来到大市街东巷，去敲那薛婆的门。薛婆蓬着头，正在天井里拣珠子，听得敲门，一头收过珠包，一头问道：“是谁？”才听说出“徽州陈”三字，慌忙开门